



筆者攀爬第三節的情形

泥粒，當我使用了它之後，驟見它瞬間已滾落在路面上，由拳頭般大小變成碎沙般。當我到達外懸的石臺時，便見到白賴仁以栓索將自己纏固在另一堆豎在石面的鐵枝上，側著身子到他身旁時才能鬆一口氣，知道已經完成了長一百三十呎的第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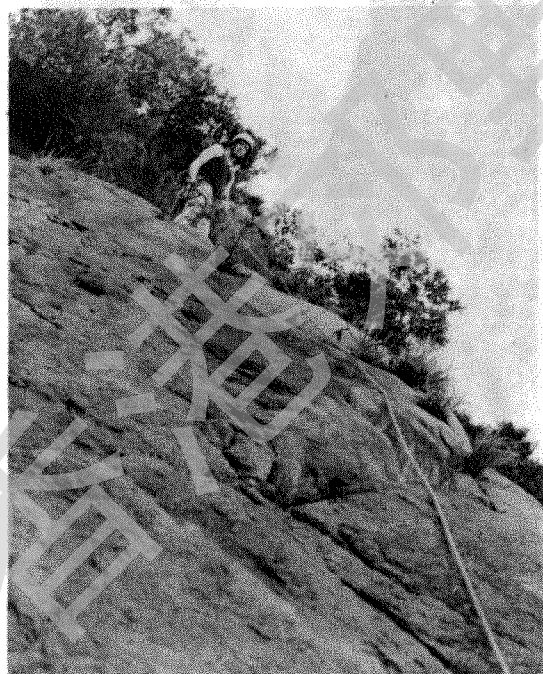
互換位置後，依然由他去完成，他依原路左轉出那石臺，後再繼續上攀便消失了他的背影，當繩子鬆了約四、五十呎左右之後，便聽到他喊：「已放置了保險點。」（Runner On），頓時像心中放下了一塊大石般，但見繩子如一條金腳帶蛇般除了向上遊走，當繩尾只餘三十呎時，我便大聲地提醒他：「尚餘三十呎。」恐防他繼續上攀時因繩長不足而又無法尋到纏固點時便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了；但他卻回應：「防護妥當。」（Belay on）我試圖亦曾企圖不跟隨他的路線而攀越那突出外懸的石臺，但因缺乏板手，故只能彈跳幾步小事嘗試而已，如果拼死一搏，失足跌下的話，不被剛才用作防護的鐵枝羣插死才怪呢！就算真的能再爬起來也變成了一隻鋼鐵箭豬了。遂不敢再執拗，沿石臺左出到那泥土板坡的上層。但當我再側著身子慢慢移動過那已被往回走過三次的泥沙棧道（Lege）時，忽然我的左腳踏鬆了一塊泥石，我整个人幾乎與那泥塊一同掉下，幸好三點著地的安全原則常記在我腦海中，故此我只滑跌了一步而不致像那泥塊般掉下，但此時的我已嚇得魂不附體，好久才能將豎起了的毛管眼按回毛孔內。再沿著他爬過而留下缺口痕跡的泥隙上攀數呎，然後在一外傾的石頁

旁右轉以跨步方法，慢慢移動到剛才外懸的石臺上面去，越過了那像叢林般的鐵枝叢，拆去了兩個保險點，在石臺後的板坡上與正在防護的白賴仁打個招呼，慢慢地借助草叢上的泥坑攀爬而上，原來他就站在一通水的水渠坑上借助一株小樹防護著我。

「我們成功了。」真的，當我們面對面而立時，大家不其然地像孩童般雀躍地跳起來，相互握手拍肩祝賀。我們終於能完成我們籌備和策劃多時，現場觀察多次的夢想和心願，不其然地傲視九龍半島，大坑道和已水洩不通的黃泥涌峽道。

白賴仁告訴我在這副人工石場後，仍然有另一副看似艱險的板坡。於是我們便沿著石場上的通水渠坑左行到一小徑上，原來這條小徑可由布力徑上行數十碼在一間別墅旁右轉，再行約三十分鐘便可到達這塊與小徑垂直而且暴露出來的板坡。

白賴仁認為此板坡並不簡單，但我的意見與他剛好相反，於是我便義不容辭領先上一石牆，小心奕奕地以板坡攀法繼續，到達下一向下切的石頁下便靠左在一寬隙上放置一個八號波浪形栓子，這也是我今天在整個攀爬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栓子。在越過此困難後再左靠在一平滑而毫無手抓點的板坡上攀爬，再於一株小樹上以栓索作保險點，到達



白賴仁正在第二節末端防護



白賴仁正以板坡攀法完成第二節，遠景為大坑道

一棧道後，又再以一株小樹作纏固點，剛好爬了一百呎，因為可能剛才人工石場太驚險之故，所以這板坡對我來說並不算什麼。難度的訂定只到艱難級（Severe）而已，是需要技巧，穿著攀石軟靴及在有細雨或不良環境下不宜攀爬。

當見白賴仁滿面笑容地到來時，我便又再繼續左出領攀另外長九十呎的第二節。今次他卻在我臨行時送我一句說話：「不要使他太易呀。」剛好與他剛才的意見相反，我不其然地作一勝利者的微笑。今次我防護著一個像雀鳥般跑跳的西人來我跟前。於是就像接力賽般我又再繼續第三節，可惜此節長度超過繩長十餘呎，否則便可達到板坡的末端，唯有大家步行到板坡頂滿足一下征服慾後，當盡享攀石之樂後，我們沿著板坡步行越過第二、三節到達第一節的纏固點，再以沿繩下降方法返回小徑。因此，我認為第二、三節難度只到達非常困難級（Hard Very Difficult IV）。然而最好辨認此線的位置是沿著我曾用作防護的小樹上有綠色幼繩綁縛的標誌直上，而且在第三節起點旁有一個已生鏽的捕獸籠。

到達安全地區後，我倆站在黃泥涌峽道，人工

石場的另一端路邊，欣賞那因攀越後而踩碎了沙泥的凹陷位，斑斑的痕跡是最好的路線標記，讀者有空經過的話不妨細心留意在圖中所示的外懸石臺下橫攀時留下的痕跡吧！至於命名的來源也是有根據的；在兩幅石牆中，近馬路的人工石場因為難度太大及沙泥鬆碎，時常置攀者於恐慌中而命名，該線因沙泥鬆碎而手抓點極之細小幾乎要用指甲去攀抓似的，因此白賴仁特別將此線命名為字粒線（EM）。在小徑旁的板坡，因為可以如雀鳥般跑跳輕鬆得很，因而名為輕鬆板坡，而該線的起名是以我們兩人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配合了我們的合作能力與特性而得名的，因為白賴仁如雀鳥般由人工石場飛上來，而我卻如一個無知的孩童般亦步亦趨。

最後必須忠告各位攀石的勇者，雖則勇者無敵但請不要往那人工石場去「自殺」並非因其難度高及恐慌或暴露成份大。主因是此等攀爬無疑可說是「死亡運動」攀者是手執死神的生死簿，既乏保險更且泥沙鬆脫，有害而無一利，而欲用其他方法攀爬亦只有可能引致山泥傾塌；或者做成交通阻塞或交通意外而已，總而言之只能給予你更多的麻煩而已，故此「恐慌石場」和「字粒線」是供參考的。希各位慎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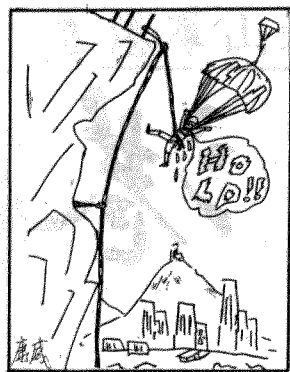


筆者上攀輕鬆板坡第一節的攀爬情形

▶ 本文由第 11 頁開始橫讀 ▶

勇闖人工石場

康威



地點：香港黃泥涌峽道與南風道交界，由深水灣道出司徒拔道油站旁。

時間：本年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清晨六時半。

天氣：一個陰霾密佈下著絲絲細雨的早晨。

人物：英國攀石好手——白賴仁·克特及康威本人。

器材：百五呎織骨繩，栓索及栓子數十個

首攀之石場及攀石線名稱：恐慌人工石場（Horrible Artificial Slab）——字粒線（EM）長度二百五十呎，難度六級（Hard very Severe）由白賴仁開創領攀。及輕鬆板坡（Easy slab）——小鳥與小孩（Bird and child）長度三百呎，難度五級，（Severe）由本人開創領攀。

備註：恐慌人工石場上攀過程只供各同好參考，絕對不宜再次攀爬，然而輕鬆板坡卻極之適合中級程度攀者嘗試，且交通方便，亦屬一攀石勝地。

曙光初露，已被清晨呼喚的電話鈴聲吵醒，迎著烏雲密佈的早晨，沿司徒拔道入黃泥涌峽道，忙不迭地仰望那將在一刻間被我們所征服的人工石場，作一會心的微笑。乘著交通並不繁多的清晨，我與白賴仁迅即穿著安全帶和開繩，就如圖中所示的路邊開始。我以站立防護（Standing belay）保護著白賴仁上攀，開始的數十呎尚有手抓點及立足點，只可惜有潺潺的水痕，在越過此石牆後，他本應向右橫攀越過一向外傾斜的板坡，由於欠缺保護而退回，繼續上攀到一流水，潺潺，種滿許多鐵枝就像朝天綠竹般豎起的石角側，選擇了其中一二繫以栓索作為保險點，再下攀到剛才預備橫越的地方。可笑的我還指導他如何使用手抓點，後來才知剛才的地方根本並沒有甚麼手抓點，只能以雙手略作旁抓，將身體平衡好，雙腳踩著平滑的斜坡，在離地約十數呎的石牆邊，發抖地一步跟一步地向上橫攀，在此保險點和防護位所造成的下跌比率（Falling Factor）非常大，失足的話必然跌在路邊渠旁。當他到達一可以稱得上是泥隙的地方，便得小心奕奕地踩著小小的立足點和手抓點以「輕功」



「字粒」線 H. V. S. EM PITCH
其下是一支支豎起的鐵枝和黃泥涌峽道

慢慢彈上，但每當白賴仁的鞋尖或手指離開每個接觸點之後，便有一堆沙泥滾下，他亦頻喊：「嘩！原來係一塊泥牆，好險呀！」我亦留心著每一塊泥沙滾下的位置一方面恐慌它們會落在我的頭盔上，另一方面亦恐防它們會打在名貴的轎車上，幹一輩子也賠不起。

不久之後便見他在一外懸的石壁旁消失了影蹤，至此我便有空瀏覽周圍環境，還未及八時交通經已頗為繁密，當公共車輪駛經時，車廂的人都把頭伸出窗外觀望，真不明白何以香港居民這麼喜歡趁熱鬧的？我全身掛滿了這些裝備，就像穿了一條鐵裙般，怪模怪樣的站著，動彈不得，真是尷尬非常。

繩子收緊了，我便大踏步地攀到有流水的石角上折去栓索保護點，再沿途慢慢以面向牆以下攀法攀回橫攀的石牆邊上，此節對於領攀來說是有利的，但輔助（Second）攀爬時，簡直是獨攀（Solo）了，因為既已拆去了保險點，而且保護繩是橫越石牆，整節全是泥土層的關係，無法放置任何保險點。如果輔助失手的話，必然像鐘擺般飛向司徒



白賴仁正領攀著最驚險的泥隙



「輕鬆線」 ▲標誌是防護點及保險點

○所示的是失足跌下的泥塊上之缺陷位

拔道方面的馬路上，必死無疑。考慮到現場環境後，認為這簡直是與命運進行賭博，因為整個板坡都是平滑不留手的，而且如果用力太大的話，整塊泥石會與你並肩滾落路上。正是一步一驚心，不但要拭去鞋底的水跡，也同時要拭去額角上的冷汗。這時白賴仁不知從那裏竄了頭出來經已留意了許久，才大叫：「康威，你是不是要放棄呀？」長期以來攀石的精神和鬥志驅使了我的腎上腺激素，我忘記了世俗的一切，果斷，勇敢地伸出手輕輕的握抓著他曾經抓過的地方，但已很明顯地整塊掉了出來。好不容易才橫越過那十數呎的地方便開始上攀一段泥隙，唯一安全的是使用板坡攀法（Slab Climbing）及只能以手指尖去支持著從泥層表面突出的



本文所講及側身越過的外懸石莖